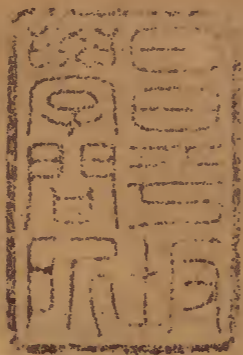


四書釋地三續



			八	漢
		五	五	書
	六	六	六	門
四	七	五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二		八	漢
七		五	書
兩		八	門
二	四	六	
二	冊	六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86
冊數	4 ( 4 )
函號	277 213

共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四書釋地三續

余之釋地也既廣而釋人及物且廣而釋訓詁釋

典制矣又續得一百六十二條合前二編共三百

條或曰何不遂及其全余曰唯唯否否夫童而習

之旨首紛如之書莫過于此本業以朱子猶言一

部論語白頭亦解說不盡顧余何人敢盡學庸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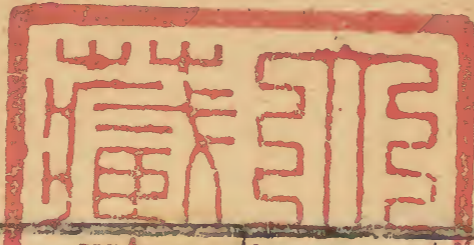
益之蘊奧雖然書猶天也無窮固天昭昭者亦孰

非天乎余惟自扇其螢光而已矣發其石火而已

矣久之遂得一百二十二條仍曰釋地者意未能

忘乎其造端託始也觀者毋以支離誚我太原閻

若璩



四書釋地三續目錄

目

舉直錯諸枉四句

龍子曰節

兵以鼓進

井地

後車

魯平公將出

胡氏曰一段

王者之迹熄節

魯太師

禹貢

父為大夫八句

無諸已而后非諸人

三讓謂固遜

所以勸親親也

爭民施奪

予所否者

鼻之於臭

攻乎異端二句

子路問成人

鼈

天時不如地利二句

而有宋朝之美

以禮食

澤流風餘韻

斯民也三代節

以文王為所出之帝

天命命

兵

以皮冠節

吾不惴焉

七八月之間旱

君子疾沒世章

人無遠慮章

誰毀誰譽

王宮有學

詩云實始翦商

唯諾

展獲字禽

夫然後之中國

楚狂接輿歌一句

惜乎夫子之說三句

文身

楚狂歌

女安則爲之節

法外意

子退朝冉子退朝

韶舞

在邦在家

析羽而注於旂千之首曰旌

益烈山澤而焚之

侍坐侍侍側

吾何修十二句

曲肱而枕之

君子實元黃二句

晉文公

無求生以害人二句

敬忠以勸

巽與之言三句

必也射乎

論語之書獨二子以子

稱

湍水

桃應問曰章

入公門章

會子養曾皙兩段

其待我以橫逆

匡章通國章

寶珠玉者

行其所無事也

以樂侑食

射不主皮

國無遊民

王宮有學

虞人

一介不以與人二句

羣居終日章

曲肱而枕之

闕黨闕里

謂當棖闌之間

侍食於君節

若爲君嘗食然

見齊衰者見冕者

有一言

其恕乎

漆雕開

弟子門人

使民以時

六尺之孤

宗廟之禮二句

天下英才

今日舉百鈞

仁者無不愛二句

湯居亳與葛為鄰

云乎

周公第也二句

或問子產章

公孫拔

誦詩

子游子夏

蘧棘

舜禹益避位

序說註趙氏曰

狗彘食人食二句

徐氏曰下士二句

牽牛章

今茲未能

易耨

巫臣亦然

昔者

孟子將朝王

五伯

孟子置博士

讒諂面諛

東里

奄飛廉

子見南子節

曾西

問津

今之樂由古之樂

而居堯之宮

不挾兄弟而友

五畝之宅

四書釋地三續目錄

四書釋地三續目錄

不材只乘兩文

正偏之字

今之樂由古之樂

而武王之寧

會西

問率

查紙筆

子良南子囑

鸚鵡面賦

東里

正白

孟子置軒士

昔著

孟子辨陳主

是誅

不可不察

四書釋地三續

舉直錯諸枉四句

困學紀聞曰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余謂此尤與子夏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

龍子曰節

胡朮明曰龍子言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為不善也某謂貢異

於助唯無公田耳其取民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爲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科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爲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上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曰龍子蓋有爲言之也夏氏僕曰戰國諸侯重斂培克立定法以取民不能因豐凶而損益且託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柯山此解甚妙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爲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義理其實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

又曰或問禹取民果如助法因豐凶以爲多寡則九州之賦何以有定等曰此有其說也消息盈虛天行自然之理州境廣大一歲之中豐凶竝見荒於東則稔於西贏於高則絀於下彼此乘除相去不遠故分而言之則民之所供於上者參差不齊此國不同於彼國此鄉不同於彼鄉合而計之則上之所得于民

者自有定數此州常多於彼州彼州常少於此州雖  
或有升降之時而要以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此其所  
以有定等也苟曰五畝之稅歲有常科不問其豐凶  
則直有如孟子所云凶年必取盈使民稱貸而益之  
者矣曾謂堯舜在上大禹成賦而有如是之做法乎  
哉

兵以鼓進

兵以鼓進以金退集註亦本趙氏東陽許氏據周禮  
大司馬之職以辯正不知杜註左氏亦同斯文孔穎  
達疏曰周禮是教戰法其臨敵之時欲戰則先擊鼓  
以動之欲退則先聲金以靜之故長勺之役公將鼓

之是欲戰擊鼓也艾陵之役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  
是欲退擊金也

荀子聞鼓聲而  
進聞金聲而退

井地

井地即井田也集註云爾惟趙氏順孫纂疏曰井地  
則言其始以地而畫井耳井田則因其田既已成井  
而言之也亦辨析又曰滄浪地名漢水至其地因以  
名之尤足證前說之非誣

後車

詩縣蠻講義云古人惟尊貴有後車微賤則無之故  
孟子前一箇後車即弟子所乘者不然從者徒步矣  
亦非孟子之輜重後一箇後車即隨以田獵者周禮



田僕謂之佐車馭夫謂之從車當時王之所乘以田則木路而已司馬相如子虛賦駕車千乘選徒萬騎揚雄羽獵賦方馳千駟狡騎萬帥可爲孟子作註脚魯平公將出

孟子書敘法有案伏於前而後隨照應之者若陳良之徒陳相爲孟子將責相之兄弟倍其師是有首勿敘出畱至末吐露之者若魯平公將出孟子之平陸兩章是蓋魯平公何人其肯就見孟子也實以樂正子言樂正子之言逮事不諧時方露出於其口最有味孟子之乎陸首但及其人之官職耳至其名維何自露出於其人之口其氏維何又補出於孟子之口

一層一層方足亦他書中無此法也余向謂古人省言之體者于此尤可驗云

胡氏曰一段

高氏某春秋正旨或問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悼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其義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明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晦何以故曰洪範有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

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故賤不得以自尊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是作福作威躬蹈無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賊乎曰周室陵夸諸侯僭亂孔子不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吳楚等之僭王者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變禮樂專征伐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誅人之

變禮樂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書歟抑魯國之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史也曰謂魯史也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以爲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則何爲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號令行於天下罔敢有弗遵也故其朝會宴饗之樂與夫受釐陳戒之辭

皆有以發先德盡下情王政粲然具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爲犬戎所殺乎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有存號令猶有行者迨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不復尊周天子虛器而已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降爲風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蓋至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於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矣邪暴交作臣弑君子弑父者接迹於天下矣孔子爲是懼以爲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周德雖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攷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於天下然天子固在也於是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諸魯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表王迹續接成周之令亦耳蓋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太祖舊制云爾非謂孔氏之爲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爲其能尊周也書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義則邛竊取之矣正謂此也

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誠尊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於此則有之乎五霸桓文爲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卽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攘奪以尊周室雖其假之不猶愈於不知有王者乎故有取爾也夫以但能尊周卽有取焉而不暇計其誠與假則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見又烏有倍時王之制而自爲天子以行事反出于桓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則春王正月固周正歟曰何爲其非周正也

曰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而引顏淵問爲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時爲證似亦有據也然非歟曰孔子之答顏淵也以議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禮樂無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紀事而用夏正則其所紀者夏事歟周事歟用前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當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聖莫盛於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爲之以爲國史將爲私言乎將爲公言乎且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經書二月無冰使用夏正則二月雨水舟楫旣通

矣何以書無冰也秋大水無麥苗使用夏正則秋安  
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菽使用夏正則十月安得有  
菽隕霜猶謂遲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則冬正雨雪  
之候而何以爲災也諸若此者昔人曾辨之世儒亦  
多稱述之者其理自明斷非夏正無疑也胡氏仍謂  
當引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僖  
十年冬大雨雪之書時者以辨不必及月高氏析猶  
未曰孔子不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  
切著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獨不觀孔子之所欲見諸  
行事者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子思曰仲尼  
憲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自言則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  
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曰夢見周公是孔  
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興東  
周之治非欲於文武之政之外別立一代之制如行  
夏之時云者而後爲見諸行事也曰然則何以曰吾  
志在春秋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是魯哀公十四年也  
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以爲吾欲行周公之道以  
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則衰已甚矣無復可  
爲之時矣志靡所託故託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  
武之政即可據而行也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  
於此取之而已矣而無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畢

故曰志在春秋也

或問春秋固天子之事而筆則筆削則削豈亦天子歟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與法筆削之也可指言歟曰魯史之舊文無存故筆削之新義莫攷然亦有可知者焉如據事直書卽所謂筆也如楚子吳子皆稱王其赴報之書皆王也魯史舊文固皆若是書也孔子於楚王吳王則皆削而爲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卽所謂削也而其他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已曰滕侯爵經書滕子來朝亦所謂削歟曰非也此傳者之謬也彼其謂魯桓篡弑乃天下大惡而滕侯首朝之是黨惡也春秋惡黨惡故降而爲子則安

有此理夫孔子安得降人之侯又安得與人以子若謂惡其黨惡直惡之而已乃遂降而爲子豈以黨惡者不可爲侯止可爲子歟夫大惡魯桓也於大惡者曾去其所稱之公否乎而顧於朝之者去其本稱之侯於大惡者曾有所降之爵否乎而顧於朝之者降而爲子抑何舛也且滕子來朝二百年前事也彼二百年來其子孫世承侯爵乃緣其曾高以上之祖曾有朝魯桓之事遂於二百年間皆稱爲子彼固侯焉吾固子焉豈不可笑之甚歟曰然則孰降之曰是周天子之降之也周天子雖弱然亦豈曾無一事之行於微小之國者乎傳曰杞侯爵魯莊公二十七年書

杞伯來朝其後又稱子蓋爲時王所黜薛侯爵莊公  
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爲時王所黜滕侯爵隱公七  
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爲時王所黜固有記之者  
矣此何不足據而必以爲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  
侯爲子也其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亦皆孔子降  
之乎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果時王所黜也則滕  
侯之子獨非時王黜之乎孔子作春秋只可明是非  
以定褒貶斷不得自行予奪降人之侯而又與之以  
子也曰若是則知我罪我謂何曰知我者謂我爲尊  
周也罪我者天子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  
害已也且有王者起在所賞乎在所罰乎在所命乎

在所討乎如此乎而後亂臣賊子懼也曰若然則春  
秋之事孔子固無與歟曰修則孔子修之事非孔子  
之事也曰經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而傳則云聖  
人以天自處不嫌於自敘其績不然歟曰不然也聖  
人之心蕩蕩乎平而其立言也矢公至正既不嫌於  
自叙亦不以天自處有此事只直書此事其事如何  
只直書如何行所無事而已非有意也有意非聖人  
也且宣公時書公如齊後卽書曰齊人歸我濟西田  
是歸濟西田者由公之如齊也使公不如齊固不歸  
也哀公時書歸邾子益于邾後卽書曰齊人歸謹及  
闡是歸謹及闡者由歸益于邾也使不歸益于邾固

不歸也茲書曰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後卽書曰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是歸鄆謹龜陰田者由公之及齊平也使不及齊平固不歸也三者義一而已若以歸鄆謹龜陰田爲孔子之績則歸濟西田者誰之績歟歸謹及闡者又誰之績歟且歸田小事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如之何其可及也而乃以區區歸田稱聖人之神化又設爲以天自處之說而謂其不嫌自敘則亦非所以語聖人矣且孟子只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已而後人則遂謂其以天子自處也以天子自處之未足又謂其以天自處也惟其謂爲以天自處是故

於天子亦可行賞罰焉噫亦甚矣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乃爲論至此使夫子可作其亦謂之何矣或問春秋之說何紛紛也曰天子之事之說未明也天子之事之說明則諸說可不辯而定矣曰子何所據乃獨違衆論而力斷之也曰理有在也吾懼夫聖人之志晦而君臣之道乖也君臣之道乖則亂臣賊子得以借口仍復接迹於天下故必君臣之道正而後聖人之志明聖人之志明而後春秋之法可行於萬世俾亂臣賊子無復可借口者而尤有懼焉斯子明之之意也蓋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其理本如是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王者之迹熄節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也昔人辨之已詳羅文止此題  
文猶以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而自民勞  
六月以下爲變雅自屬作時文者伎倆其末幅并結  
則鈔絕云詩降自黍離而茗華諸篇猶存之雅之末  
不忍其遽也矣王絕於東遷而載筆之權復遲之平  
之終其庸有翼也矣翼之深不忍之至故憂之亟挽  
之力六經於治亂之際則未有如春秋之志者也卽  
朱子所謂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爲此書豈恁地不  
濟事者也按茗之華何草不黃本作於幽王世豈容  
不編諸雅余欲改之云詩降自黍離而正月諸篇猶  
存之雅之中不忽其遽也矣蓋正月有赫赫宗周褒  
姒滅之雨無正有周宗旣滅靡所止戾說者皆謂其  
道已然事似周東遷後之詩云

魯大師

集註於魯大師云大師樂官名於師冕云師樂師瞽  
者余謂前註不備接鄭康成周禮大師註凡樂之歌  
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晉杜蒯  
云曠也大師也賈公彥疏以其無目無所覩見則心  
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就瞽之中命大  
賢知爲大師其次賢知小者爲小師其餘爲瞽矇也  
又曰大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長故凡國之瞽矇屬

焉而受其政教故註爲未備或曰大師下大夫二人  
小師上士四人不比瞽矇直云上瞽四十人中瞽百  
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安知當時有目而審於音者不  
以之充乎且大師一則曰大祭祀帥瞽再則曰大射  
帥瞽三則曰大喪帥瞽帥之云爾未見其身之爲瞽  
也余請儀禮以證曰大射儀曰僕人正正者長也相  
大師僕人師師者佐也相少師僕人士士者吏也相  
上工瞽方有相不比樂正猶周禮大司樂小樂正猶  
樂師不復言相此有目無目之別也且鄉射禮曰工  
不興註謂瞽矇禮略也則後曰大師不興亦以瞽矇  
故或曰然則大師摯以下凡八人皆羣無目者相率  
而去魯乎余曰亦不盡爾如播鼗周禮瞽矇掌之眡  
瞭亦掌之磬師掌教擊磬卽教眡瞭也書稱日食瞽  
奏鼓而眡瞭亦於賓射奏焉想見當日有目者自操  
其樂器而去無目者憑人扶持之而去安得工畫者  
畫此一幅伶官去國之圖哉

禹貢

又續載張子韶禹貢論微嫌其中段解釋處未當胡  
拙明作禹貢錐指改正之曰或問如張氏說則祇台  
德先不距朕行乃禹之自言也曰台曰朕功歸於已  
安在其爲不矜不伐哉曰是無足疑也非獨斯二語  
臯陶謨言之屢矣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

食子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  
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又此非禹之  
自言于帝前者乎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  
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  
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廸有功此又非禹之自言  
于帝前者乎以常情觀之於善則稱君之義無乃有  
違而禹曾不以為嫌臣曰祇台德君曰廸朕德聖人  
之心浩浩其天又焉知德之在上與在下也哉程子  
曰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  
有即此可以知禹矣問者唯唯而退總之虞夏君臣  
同心同德元首股肱聯為一體其更相告語有如此  
者不可以叔季之人情妄為測度也

父為大夫八句

湯若士文云今夫葬用爵生乎由是死乎由是者所  
以之死也祭用祿不及其生猶逮其死者所以之生  
也是故諸侯而世其貴也有諸侯之禮相世焉必不  
肯降而自卑庶人而世其賤也有庶人之禮相世焉  
必不敢引而自尊然則周公之所以別嫌疑也必于  
大夫士矣故葬以大夫祭以大夫父子世為大夫者  
而後可也使父為大夫而子則士焉云云葬以士祭  
以士父子世為士者而後可也使父為士而子則大  
夫焉云云

無諸已而后非諸人

塾講有曰觀書者要當忘言而得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已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已之戒不欲學者持無已之論用爲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已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攻已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故力辨之以告吾黨之士云

三讓謂固遜

金仁山前編曰儀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遜也余謂此足補集註固遜之說案士冠禮鄭氏註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

二辭曰終辭不許也故韓昌黎送幽州李端公序某禮辭曰此一辭也某又曰此再辭也卒不得辭則三辭不許矣苦儀禮難讀者其熟於禮乃爾

所以勸親親也

余嘗謂所以勸親親也上親字宜衍以有勸字故子張問善人之道之道二字宜衍以答不貼道字故寇退曾子反寇退二字宜衍以重上文故去他國之道也不宜云重出此句萬章下篇所無故存之以備後人參考

爭民施奪

新鄭高氏曰此謂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民也民

豈不以奪報我乎故下文即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張爾公曰如此看方於下兩是故有理會

予所否者

集註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因思僖二  
十四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文十三年所  
不歸爾帑者有如河宣十七年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襄十九年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襄二十三年所  
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襄二十五年嬰所不唯  
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昭三十一年已所  
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定三年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  
若大川定六年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哀

十四年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又所難子者上有天  
下有先君皆有所字足徵其確但何以用所字未解  
曰所指物之辭余欲易此註曰所指物之辭凡誓辭  
皆有

鼻之於臭

凡字有三義一總說二相反惟臭字為然臭氣之總  
名也又香易繫辭其臭如蘭是也又惡氣戰國策其  
似惡聞王之臭是也若鼻之於臭則專指香蓋以下  
文安佚字例出集註畧講義兼指香臭非  
趙註鼻之  
喜芬香  
攻乎異端二句

孫氏示兒編曰攻如攻入惡之攻已如未之也已之

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久者  
止後明太祖亦暗同此解

子路問成人

顧涇陽曰子路問成人高氏某云此恐是子路商論  
人物之語非爲自家發問也某聞而豁然余謂此蓋  
以答處知之不然聖人不如如此答曰今之成人者何  
必然當以圈外胡氏曰解爲確不然聖人不以子路  
所已能者教之第難爲作時文者道耳何則作時文  
者必守註尤必守圈内註黃氏某言六經之道昭如  
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悲夫

儻

國語里革曰登川禽韋昭注川禽鼈蜃之屬按鼈介  
蟲也是亦可謂之禽猶考工記天下之大獸五有鱗  
者鱗水蟲也亦可謂之獸乃知禽獸所包甚廣不必  
二足而羽四足而毛者而後謂之也

天時不如二句

嘗聞業師吳先生謂此節兩地理字殊不同上地理  
是舉偏而言之已足勝天時下地理是舉全而言之  
仍不能及人和語此時歲在庚子距今四十有二年  
墓木徒拱著書莫遂恐有名字翳然之感爲識于此

而有宋朝之美

而字固發端之辭又因辭抑辭學而時習之因又之  
辭也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反上之辭也  
此章而字則因又之辭言不有佞又不有色也或曰  
鄭康成箋詩予豈不知而作云而猶與也作與字解  
辭尤顯此蓋孔子在衛日久見衛之風俗好尚如是  
故發是歎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一般

以禮食

孫奭疏所謂禮食者案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  
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  
食焉凡此之謂致妙今講義云以餽請之禮食似不  
如孫疏之典切

澤流風餘韻

新鄭高氏曰端毅王公云澤色澤也謂容貌色澤也  
茲言爲是猶禮所謂手澤口澤者也夫五世之內其  
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其形容音響  
尚有稱述之者至於五世則見其人者亦皆已歿而  
形容音響不復可知矣故不論君子小人澤皆五世  
而斬也若如註謂流風餘韻孟子曰奮乎百世之上  
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  
孫百世不能改也夫流風餘韻安得五世斬乎且孟  
子專爲孔子言孔子之道萬世如一日何流風餘韻  
之足云而小人直遺臭耳又何流風餘韻之有時講  
小人

謂無位者

斯民也三代節

黃勉齋朱子之子壻也親見朱子改訂註文直至通宵又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實勝今集註

以文王爲所出之帝

或問成王以周公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自出而周公配之其說何據余曰此出陸淳春秋纂例而集註引之第意似信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謂魯止有周公廟不知襄十二年臨於周廟杜註云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孔疏云文二年鄭祖厲王立所出王廟也哀二年蒯聵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衛亦立文王廟也此以有功德王命立之與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禮不同竊以魯旣廟文王矣又安得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哉淳名爲通春秋而實汨之或曰然則自出帝奈何余曰今不可得考矣以臆度之周祖稷殷祖契而所自出者則其又嚳也不遠也有虞夏后竝祖顓頊而其所自出則顓頊之祖



黃帝也亦不遠也經傳固無明文事以類推魯其以  
王季乎或太王乎爲文王所自出也或歎曰佳余獨  
愛宋神宗元豐五年與宰臣論禘者本以審諦祖之  
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蓋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  
明力大可以及遠故於祖禩之外又及其遠祖猶以  
爲未及也推而上之及其祖之所自出自秦漢以來  
譜牒不明莫知祖之所自出其禘禮固可廢也神宗  
聖學高明方能發此萬古不磨之論較之同時儒者  
欲人於冬至祀其初祖者僭矣晚宋儒者益以水有  
本必有源必推至於厥初生民之祖後已者荒矣習  
其說遂於十年十五年兩說皇初祖帝神牌祀之卒  
照正火災上視其祖自稱僅知德懿熙仁四代者其識  
見豈不萬相懸絕哉

### 天命命

子問前輩四子言命凡貫以天者皆理也專言命者  
皆數也天之明命理也其命維新峻命不易卽數矣  
天命之謂性維天之命理也居易俟命大德受命卽  
數矣五十而知天命畏天命理也不幸短命賜不受  
命道之行廢由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卽數矣然  
亦只言得學庸兩論若孟子永言配命不貫以天者  
何嘗非理耶天命靡常貫以天者又何嘗非數邪前  
輩聞此想亦應失笑

兵

前輩論曰古之言兵皆指器無有指人言者余證以四書如足兵去兵不以兵車棄甲曳兵兵也堅甲利兵王興甲兵動天下之兵兵革非不堅利不以兵革之利爲兵餽之兵甲不多秦楚構兵果皆器也可謂確絕夫必作是解而後可免近日講義去兵是不召募之但謂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梁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項王自以精兵三萬人擊漢軍見於太史公之書請問孫子曰兵衆孰彊蘇秦曰五家之兵章子將五都之兵荀子曰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豈得謂兵

不指執兵之人言邪奚待秦漢下邪要謂五經中無此語則合

以皮冠節

余旣篤信左傳亦間以孟子較之則以孟子爲據如昭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是也傳言招虞人以弓不合孟子者一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不合孟子者二不引志士不忘在溝壑二語而撰守道不如守官爲仲尼曰爲柳子厚之所駁不合孟子者三此三者旣不可信則言昔我先君田各招大夫士以其物又豈可信哉襄十四年衛獻公射鴻於囿不釋皮冠昭十二年楚子皮冠執鞭以出則皮冠者乃諸侯田獵之冠

故卽以皮冠招掌田獵之人虞人既至先示以期日  
卽告以田於其所庶幾虞人芟除其草萊爲可陣之  
地招之須及早若庶人士大夫皆從公于狩之人周  
禮大司馬至期立熊虎之旗於期所以集衆故曰以  
旗致民又曰質明弊旗誅後至者此豈待招而後至  
者哉孟子緣答虞人以皮冠遂連類而及庶人士大  
夫平日之招以明各有等威不然世且不識虞人之  
何故不至而下段議論亦無由發作時文者不體會  
孟子反據左氏而謂此四招者皆田制拘矣過矣  
吾不揣焉  
不豈不也猶經傳中敢爲不敢如爲不如之類

七八月之間早

春秋時晉獨用夏正僖五年卜偃曰襄三十年絳縣  
人曰是著見左氏傳戰國魏分自晉故亦用夏正著  
見竹書紀年可知當孟子游梁其通國中正用夏正  
也乃孟子對襄王仍以周正蓋于時周之天命未改  
而孟子又未曾臣梁故此亦從來未經拈出者

君子疾沒世章

余每讀南史劉峻傳其自序曰余聲塵寂莫世不吾  
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何其言之悲也  
人無遠慮章

京山郝氏曰居安而不慮危危卽生于安處治而不

慮亂亂即伏于治故曰慮不遠憂必近也慮者預備  
非虛慮也凡造化人事憂樂相循利害相倚日中則  
昃月盈則虧自然之數能慮則神明常醒灼見消息  
盈虛之理不敢爲貫盈履滿之事兢業早圖則造化  
可回雖氣數有固然而意外卒至之患無矣

誰毀誰譽

仲尼弟子列傳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  
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集註本此

王宮有學

蒙引云王宮王朝之內也大戴記保傅篇註云大學  
在王宮之東朱子蓋本於此

詩云實始翦商

陶元淳紫司交游中亦稱有才者亦好詆宋儒來告  
余曰爾雅釋詁明云翦勤也大王翦商即王季之其  
勤王家耳柰何作斷商解害理余曰字固有兩義却  
相反者如翦勤也亦云斷也子治毛詩平日讀至于  
牧之野及敦商之旅猶得解作大王勤勞於商乎紫  
司猶彊辯余笑曰子之契交中沈子嘗贈子詩十年  
以長慚兄事萬卷初開羨後生子不記憶乎子方當  
開卷之時尚未到開口地於是面赤屈服而去

唯諾

集註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諾應辭也字書云諾

徐應聲而劉夢吉集有唯諾說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納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亦佳

展獲字禽

左傳僖十五年震夸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註夸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吾意必魯孝公之子公子展其人不知有何隱慝死猶爲天所降罰既如是惡之矣又何以子孫生有柳下惠出計爾時惠且長矣禮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又不知如何恐懼修省以答天譴此皆人所未經拈出者

夫然後之中國

帝堯本紀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爲帝舜劉熙註曰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註精絕當補入孟子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當如致爲臣章註中國當國之中也以註方與下中國別又中國爲諸夏稱而中國之義凡有三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憶王氏草堂曰論語止云楚狂其名氏原不傳然前云楚狂接輿後云孔子下不特兩相照應抑且記事書法之刻正見接輿而歌所以欲下其不復用車字者以有輿字在前也自莊子以接輿爲名又稱爲狂

接輿演其歌辭至二十八句多不用韻此何足信而  
註家從之竟以為名非也若皇甫謐高士傳又遠出  
作論語者之後撰其人姓名曰陸通益無足辨矣

惜乎夫子之說三曰

黃東發曰集註謂棘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其按上  
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故子貢指其說君子恐  
非其所言別有君子之意也張惟適曰惜乎夫子之  
說君子也二句十三字作一氣讀君子即上文君子  
說字即指上二句謂其論君子專主質不合文質不  
可相無道理總是惜其失言無兩層意

文身

留青偶談曰某幼時及見會城任房名孫祿者父  
子兄弟各於兩臂背足刺為花卉葫蘆鳥獸之形因  
國法甚禁皆在隱處不令人見某命解衣歷歷按之  
亦有五彩填者分明可玩及詢其故乃曰業下海為  
鮮者必須黥體然後能辟蛟龍鯨鯢之害也方知揃  
髮文身古亦有自按漢地理志于粵已云錄此者見  
今猶信耳

楚狂歌

詩本音曰凡詩中語助之辭皆以上文一字為韻如  
兮也之只矣而哉止思焉我斯且忌猗之類皆不入  
韻余謂亦有以兮為韻者如鳳兮鳳兮與下衰追韻

是又曰古無平上去入四聲通爲一音余謂故下已  
殆二字與上衰追韻且卽謂已而殆而二而字通與  
上兮衰追已殆爲一韻亦無不可此古人韻而又韻  
之法也或問亦見諸三百篇否余曰齊風南山篇崔  
綏歸歸懷爲韻卽謂歸止懷止二止字通與上崔綏  
等爲一韻陳風墓門篇已矣與上斯知韻卽謂斧以  
斯之國人知之二之字通與斯知等爲一韻亦無不  
可前耳有言當知古人詩無處無韻不必以後人五  
言詩兩句一韻法求之

女安則爲之節

徐方廣此節文結尾云噫吾由是而知縱有大無道

之事不能勝天下之安之者矣直說到楚大子商臣  
曰能一輩人上

法外意

晉書陶侃傳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最稱妙語顏淵問爲邦註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  
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語尤令人深長思蓋必有關  
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存乎其先  
者放鄭聲遠佞人此持乎其後者

子退朝冉子退朝

子退朝是退魯君所日視之內朝一名治朝在雉門  
之內路門之外者冉子退朝是退季氏所庀家政之

內朝一名私朝在寢門之外者陳用之誤會國語之  
文謂卿以下有二朝不知其一仍屬公朝敬姜明言  
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君之官職豈令議於私家乎爲  
正於此

### 韶舞

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固是而陳  
氏禮書曰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  
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  
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皐舞孟子言仁義智禮樂之實  
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咏聲而終於  
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爲樂之成也余謂吳公子札之

觀樂以歌始以舞終卽舞亦以文武始以韶節終  
在邦在家

讀書偶記曰在邦必達矣何以又云在家必達其實  
在家難達甚於在邦余謂亦卽齊家難於治國之說  
析羽而注於旂于之首曰旌

交龍爲旂析羽爲旌周官之文也有鈴曰旂注旌首  
曰旌爾雅之文也集註旣用交龍爲旂則當註旌曰  
析羽爲五采繫之於旌之上爾雅所謂注旌於干竿  
首也蓋有羽又有旌孟子云羽旌之美范宣子假羽  
毛於齊晉人假羽旌於鄭是陳氏禮書賞公彥言大  
常而下干首皆有旌羽蓋干首注以旌旌首注以旌



則羽毛所以爲旗飾也旗皆有羽旄集註混用旂字  
又脫旄字竝非

益烈山澤而焚之

胡朏明曰書言刊木而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  
澤而焚之其說不同何也蓋刊乃常法間有深林窮  
谷薈蔚蒙籠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炬室之殊省人  
力此聖人變通之智余按集註烈熾也不如用廣韻  
烈火也爲直捷

不多食

不多食諸家俱不承薑說余謂不撤薑食不多食正  
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語耳通章不食俱專指一  
物何獨此而忽泛及邪亦不倫矣

侍坐侍側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是以齒序顏淵季路侍  
則以德序論當日坐次自子路第一顏淵第二故夫  
子問志而由先對而回後對也閔子侍側一節亦是  
以德序閔子少子路六歲但長冉有十四歲子貢十  
六歲耳蔡虛齋以爲此蓋齒序者非

吾何修十二句

董其昌文講巡狩云彼其五載而一觀有若此者講  
述職云彼其三載而一觀有若此者講省耕省斂云  
彼其春秋而一觀有若此者愚謂五載而一觀是已

三載而一觀是何事案今文堯典羣后四朝乃五載之事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朝古文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周禮大行人六服有歲壹見以至六歲壹見中有三歲一朝者此不得藉口惟左傳昭十三年叔向言明王之制間朝以講禮是三年一朝然又是十二年一巡狩所謂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亦不得藉口且此非董氏所知意不過見明制外官三年一朝觀遂臆斷古諸侯朝於天子制亦如此也石氏論曰述職爲三載一觀董或摺間朝之說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晏子不當舍周禮而泛舉以對也

曲肱而枕之

愚幼讀黃淳耀文輒笑其不識字或以爲過予曰凡字有體有用如枕字上聲體也實也去聲用也虛也此字集註明云去聲奈何通篇俱作卧而薦首者之物解或曰題雖去聲之枕而文以上聲之枕伴講亦自無礙予曰只緣承題云至曲肱以爲之枕點題云稱此而爲枕則枕必以曲肱矣知其通篇俱錯認此字耳須改却題句作曲肱以爲枕以合此文而後免不識字之誚

君子實元黃二句

聞先輩云天啓初湯臨川之仲子大耋借朱如容掌

垣游長安如容盛談時裁稱臨川文如杜詩無一字  
無出處坐客有面折之者曰左傳陰飴甥曰小人感  
謂之不免君子怒以爲必歸臨川君子實元黃二句  
文云周師入君子怒可也改怒爲怒有何出處豈時  
文應使別字乎仲子曰嘗有人問家先生家先生曰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吾此文以毛詩左傳作對也如  
容鼓掌曰吾謂無一字無來處豈非誠證乎其人俛  
首而去如容語余先輩文不可輕易彈駁如此愚謂  
以怒爲怒明係湯氏一時誤用而其子代爲文過取  
給於口試思此詩乃君子見讒人而怒責之之詞於  
周師入何涉乎然則若何而可余曰西伯既戲黎祖

伊恐奔告于王僖二十六年傳小人恐矣君子則否  
兼此二義改作周師入君子恐可也斯無一字無出  
處矣

### 晉文公

史記晉世家重耳奔狄是時年四十三又云重耳出  
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果爾誠可爲老  
然遷多妄說不若左傳國語足信左傳昭十三年叔  
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僖負羈  
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按此則文公入國甫三十  
六歲卽薨亦只四十四耳杜元凱言戰城濮文公年  
四十安得有如陳際泰譎而不正文老而舉事故慮

日暮而計挺者邪

無求生以害仁二句

屈原懷沙賦曰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洪興祖補註

屈子以為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

有甚於死者豈復愛此七尺之軀哉朱子謂其言偉

然可立懦夫之氣

敬忠以勸

韓文考異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下云以與通用

之例韓文屢見此為最明白者余因悟論語敬忠以

勸蓋康子欲使民敬使民忠與使民勸於善也宜補

註曰以與也

異與之言三句

集註以法言異言作對而與字之神不出惟左羅石

文云言也者所以匡救人也人之流於失者或有萬

端而我之先後之者止持一法則其勢必窮於是法

語之言不得不異以與言之而言者之心亦大非獲

已矣

必也射乎

南園講義曰集註以惟於射而後有爭解必也射乎

蓋以決辭為義屬上句及必也聖乎則云疑辭屬下

句二句文氣皆同通作疑辭為順余謂亦非必也決

辭乎疑辭一句中其有二義不寧惟是必也使無訟

射乎疑辭也

註

乎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親喪乎皆然

論語之書獨曰子以子稱

魏氏所引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字如閔子之等不一二人或字或子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號高弟字而不能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係於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

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爲疑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所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之則知字不易於子也此亦妙論足廣序說之未備

湍水

後漢列女傳孝女叔先雄者其父泥和行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湍爲水行疾者此亦一證

桃應問曰章

黃蘊生有此全章文後四小比云蓋以一夫之命爲輕於天子父之命者此三代以下之論非所施於上

古以父子之樂爲不如有一天下之樂者此豪傑以下  
之情非所出於聖人法申於宮禁則人不可妄殺而  
海內刑措矣親重於天下則力無所不竭而大孝錫  
類矣從此看出以天下養養之至來尤稱真經術也

入公門章

汪武曹文講首節云嘗考魯有三門曰路門曰雉門  
而其最外者曰庫門其制擬於天子之皋門者是也  
凡庫門與雉門路門皆可曰公門而此誌夫子入朝  
之始則所謂公門者蓋庫門也夫此門也不惟遠于  
治朝之堂抑且未及外朝之位講三節四節云曰此  
君之外朝也云云過此則爲雉門畧而不書何也與  
入庫門同也入乎雉門而君治朝之堂在焉蓋魯有  
三門亦有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  
燕朝在路門之內而治朝者乃日所常朝之地也其  
堂之高凡七尺故其階爲七等諸有位于朝者其位  
列於中庭之左右而有北面東面西面之別焉夏官  
司士所爲正其位者也夫子於此兩手摠衣歷階以  
升密邇至尊在斯時也彼其視過位之時其森嚴固  
已有間而況較之入門之始乎講五節既畢總收云  
至若所謂燕朝者蓋君退自治朝則聽政於斯而羣  
臣不從入焉其在公族則常朝于斯而異姓者不與  
焉故其事不復書也蓋茲之所書者人臣常朝之儀

故於治朝之事書之獨詳而必先之以過位又先之以入門以其爲常朝所必歷之地而連類以及之所以見其處之各有其節而不敢苟也其自記云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以魯制言之庫門之內爲外朝雉門之內爲治朝路門之內爲燕朝治朝與燕朝皆可謂之內朝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謂燕朝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謂治朝也然以治朝對燕朝言之則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外朝以官是也庫門內之外朝載於周禮三公孤卿以下設位於庭中所謂面三槐而左右九棘者也然非君所常御之朝故曰君之虛位惟國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於此致萬民而詢謀之焉而所謂燕朝者玉藻則云君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路寢卽燕朝也以此見羣臣不從君入也周禮王眡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擯相註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疏云君燕羣臣則在寢燕亦有朝但因燕而朝燕禮已有成文故鄭必以王圖宗人嘉事爲燕朝以此合之公族朝于內朝之文益知異姓之臣不得常在燕朝也蓋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此章記夫子在朝之容則所謂攝齋升堂者當必在此存疑誤以過位爲治朝而以升堂爲路寢之內朝集註位君之虛位若以此爲治朝則羣臣方日朝於此何緣人君

乃有虛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況朱子語類引周禮所謂外朝不引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且言三公九卿以下有三槐九棘云云此非最外之外朝而何既知此為最外之外朝庭有三槐九棘者則過此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為治朝無疑也存疑惟誤以文王世子所謂外朝即周禮外朝而以治朝當之故遂以堂為路寢之內朝而不知其非耳余按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此足見韓厥卿也得從景公入至燕朝以兼大僕故

曾子養曾皙兩段

黃蘊生文中段云蓋至請所與而懼可知也懼中饋之不潔而親以為不必煩至問有餘而喜可知也喜餽食之和甘而親以為有可共則疾應之曰有而已不必其果有餘也親以為有餘是即有餘也真入神之語

其待我以橫逆

前輩曾論橫逆二字不可輕看前此須消盡惡機之感若有一毫感召即為自取直是當然豈名橫逆試看目前感應作一事到足色妥當便人人愜意出一語到十分的確便箇箇點頭為人到得顏曾方說得橫逆大賢以下無橫逆



匡章通國章

陳大士文本戰國策云章子諫父無殺其母而父卒以殺其妻章子諫父無殺其母而父卒以逐其子責善貼諫殺母上非也余少曾有一作云天下有父責善於子而子不受而父逐之而人絕之可也有子責善於父而父不受而父逐之而人絕之未可也與饒雙峰見合

寶珠玉者

此謂以珠玉作耳目之玩者耳若楚語王孫圉曰國之寶六而已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蓋一以祀神一以禳災方獲福矣何殃之有物一也顧所用之何如耳

行其所無事也

禹貢錐指曰孔書傳言禹之治水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水此不必到處皆然綿亘千百里遠其實當時有其地不得不用此法者尸子呂覽淮南子水經注衆口一辭豈欺我哉賈讓曰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此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斯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者蔽於一己之意見凡耳目所不曾及皆以爲妄開章壺口梁山第一功便說得全無精彩亦由過

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之言謂禹絕無所穿鑿殊不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水審如蔡傳所云則後世築隄置埽開渠減水之人皆得與禹功竝垂天壤矣絲何以績用弗成禹何以配天無極哉余謂如此讀孟子真可謂通人之識矣以樂侑食

或問以樂侑食古不獨卿大夫以上且下逮士得毋太驕樂已乎余按顏氏家訓書證篇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夫古樂府出漢代長老猶以樂侑食復何疑於古

### 射不主皮

陳氏禮書有主皮之射有貫革之射析爲二主皮之射四字見儀禮鄉射禮記貫革之射四字見禮記樂記各不相蒙而集註以貫革解主皮恐非蓋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果如集註解則是以軍士武射陷堅穿札之才而與賢能矣豈其然何不考至此因考鄉射禮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註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責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

也王皮者庶人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不待中爲篤非是要不中卽不中亦可但取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便可得與於祭以天生有一等文弱之人力不逮遠不能射於百步外何必定主於獲先王蓋深爲此等慮故純乎尚德而不尚力陳用之曰王皮之射庶人之禮也鄉大夫或用之於澤宮鄉大夫或用之以詢衆庶用以詢衆庶在一曰和二曰容之後則王皮之射雖君子之所不廢亦非其所尚也晚周之時射尚王皮故孔子譏之曰云云鈔在融會二禮而爲言不至執此以病彼真通儒也

陳用之又曰自天子至於卿大夫皆有大射賓射燕射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王皮之射而已

### 國無遊民

遊民二字出王制卽游手謂失棄本業者與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閒民者殊不同蓋閒民第無常職耳實爲九職之一轉移執事謂傭作於人轉徙不定也世豈容無此輩來說周禮此一條者曰養生者無一物之可闕治生者無一夫之可怠先王於民隨其所能而任之此國之所以無遊民而天下所以富庶也國無遊民原不指人盡務農所包者廣故歸太僕文云率天下之人以生天下之財自三農生九穀以

至於聞民轉移執事莫非興事造業之徒而欲爲浮  
民不可得得之矣

### 王宮有學

學記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鄭氏註內則設  
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劉芳  
曰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故洛陽記國  
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此又可爲王  
宮有學及王制大學在郊之切證

### 虞人

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周禮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澤  
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迹人掌田獵者亦中士四  
人餘皆下士及府史等自不敢上擬乎大夫招以旌  
寧敢進此守官也而卽守道也左氏生六國初孟子  
之前不知于何聞之所傳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齊  
侯田于沛二事與孟子輒駁異

### 一介不以二句

熊次侯此題文謂上句成物下句成己出比尤佳云  
人必自忘其廉恥而後謂他人之廉恥不足惜與者  
無幾悔悟之餘遂令無以自處非所以成物也惟道  
與義可以服人留一物而羞惡辭讓之良留於心  
者無盡雖欲與之而有所不能矣

### 羣居終日章

通鑑晉紀懷帝永嘉三年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  
子曰王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  
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  
殆乎宴見卽羣居惟說平生常事卽言不及義後嗣  
其殆乎卽難矣哉也

曲肱而枕之

何屺瞻評黃淳耀文云此句枕字釋文集註悉音去  
聲傍搜篇韻俱上聲訓枕席去聲則引論語此句毛  
晃曰衾枕之枕上聲詩角枕粲兮之類是也以首據  
物曰枕去聲論語曲肱而枕之是也往閻文百詩亦  
云枕是虛擁非以肱代陶審不當使別字惜其博辨  
故曾棄而終錄之

闕黨闕里

闕黨黨名亦猶達巷亦黨名也闕里里名亦猶史記  
孔子世家有孔里亦里名也闕黨按兗州府志在府  
城東北一里有泉亦以此名荀子稱仲尼居於闕黨  
闕黨之子弟以化是也闕里在曲阜縣城中至聖廟  
之東梅福稱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是也然闕里亦  
有二一在魯城中一在泗水縣南五十里以孔子生  
於此遂以闕里名之見史記索隱正義

謂當棖闌之間

陳氏釋曰門兩扉扉兩旁各有木謂之棖當兩扉之合處又樹一木以當扉常設而不動謂之闌因有間則凡出入不能當兩扉之中只就一扉內取中是在棖闌之間矣君出入則就棖闌之間取中而行臣不敢當中只靠邊行立示如之也明確之至又曰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闌右者自外而言門之東扉也出入皆由此却非蓋天下東西有定而左右無定當其自外而視內也闌向北則門之東扉爲闌右不待言及自內而視外也闌向南則闌右不又在門之西扉乎安得謂出入皆由一處今之屬吏謁上官由東角門入謁既畢輒從西角門出猶遺意也朱子

言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尤非蓋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聽朔此在國之陽之明堂豈屬平常朝門若朝門未有不洞啓兩扉者觀鄰國來聘卿大夫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東可證余因悟來聘者所謂闌西乃本國大夫士所出之闌右所謂闌東乃本國大夫士所入之闌右哉至賓入不中門不履闕與本國臣子全無異此又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云爾

侍食於君節

禮君賜食以客禮待臣則無膳宰在旁君故先自祭後命臣以祭祭訖品嘗食所謂後祭先飯也孔子之

異於人在不待君命之祭輒自同於膳宰避客禮云  
集註不本玉藻而引周禮甚不合

若爲君嘗食然

集註此句本鄭氏最妙蓋正嘗食則膳宰自取君前  
之食嘗之此臣侍君乃臣自嘗已前食非正嘗食故  
曰若也鄭氏又云於君祭則先飯矣即余不待君命  
之祭之意但殊覺渾含誰謂康成學支離哉

見齊衰者見冕者

有齊衰服之人或三年或期年或三月服不暫釋於  
其身此見之是真見其服此者冕孤卿大夫之冠也  
或希或元惟朝聘天子及助祭於公始服豈孔子所

得燕見哉此見之不必真見其服但當服此者故邢  
昺以見大夫三字疏見冕者得之矣

孫學翼曰  
冕字活

有一言

字作文字解始於秦古謂之言有一言是也亦謂之  
文史闕文是也亦謂之名中庸集註文書名是也秦  
漢以來始有句稱古謂之言一言以蔽之是也亦謂  
之辭不以文害辭是也亦謂之章左傳宣十二年武  
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是也

其恕乎

此恕字與所藏乎身不恕恕字朱子大學或問分別  
最精曰一以及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二者之間毫

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詳見本書

漆雕開

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則知史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啓字避景帝諱也一部論語敘事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惟問於有若對君之辭憲問恥疑憲所記南宮适或曰本名縉陳亢前後皆稱子禽茲獨曰子使漆雕開仕則開爲其字復何疑蓋自安國註論語開名流俗本家語開字子若者失之

弟子門人

後漢賈逵傳始析弟子與門生爲二註未備歐陽公孔宙碑陰題名跋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嘗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余按鄭康成傳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廼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元是其證也然論語稱門人者八弟子者三門弟子者二孟子稱弟子者三門人者二皆正屬一人此則古今稱謂之不同耳

使民以時

吳亦韓來問時謂農隙之時朱子亦嘗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是四時皆有農隙也徒杠與梁成註則云九十月農功已畢可用民力二說不同將孰是余曰隙字不是當改作畢字蓋左傳春蒐



夏苗秋穡冬狩可各於農隙以講習若力役之事惟自九月農務畢起冬至而止無有於春夏者莊二十年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次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周語單襄公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皆謂秋冬際也參以鄭註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云治宮室城郭道渠益徵其用民力於農畢時此等處亦係集註偶未檢不必過泥也

六尺之孤

周禮鄉大夫之職有六尺字賈公彥疏云六尺謂年十五鄭康成註論語六尺謂年十五已下增二字鈔蓋寄託者何必定十五歲即十四十三等亦可然以此解周禮野尚爲未成丁者經固各有解與以例孟子適市之童李密應門之童皆曰五尺則謂年十歲者柰何但以幼小混解過至後人動稱三尺童子此又不可以升降皆五年者解矣

宗廟之禮二句

昔閱陳氏記曰昭穆二字昭取其昭明穆取其幽穆本從廟主之左右南北而名此章序昭穆句雖兼祖考言亦無不可而朱子以祭統羣昭羣穆咸在與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之故集註單屬子姓亦未始不是但所云序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姓祿將有

宗祝有司之事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爲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爲別也先輩文多不深考如王守溪文云太祖而下有列北牖而南而者其子孫之位亦皆因之以爲南有列南牖而北面者其子孫之次亦皆因之而居北殊不知祭在室中太祖之王東向九獻之禮王與后各四諸侯爲賓者一而衆兄弟不與焉九獻之後加爵者長賓長兄弟而羣子姓不與焉若子姓兄弟主人之黨則位在室下阼階之東皆北面而立周禮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又在兩階之間迭相酬酢故凡在室行禮時子姓之羣昭羣穆不入焉何得如守溪所云因之以爲南因之以居北乎艾東鄉又曰子姓昭穆似當以西向太祖祭者之左右爲昭穆否則子姓無向太祖者矣抑殊不知子姓未嘗入室也夫室中之地有限徧列羣廟之尸王已恐不能容況合一姓之子孫昭皆在北穆皆在南雜還謹謹神人擾雜此成何禮乎先王之制天子之禮各有義例豈如後世家人常祭合族子姓一時共爲拜起者耶何相沿而不覺也陶卦菴文又曰昭穆之次非特以治祖考也而實所以治子孫以其南面也故謂之昭使昭與昭齒而不混于穆以其北面也故謂之穆使穆與穆齒而不混于昭則又合講

祖考子孫混而無別皆未明此題之意者也竊以四書中典制因爲時文壞盡豈過於此故陳氏所作文後半幅云凡以祖考有祖考之昭穆子姓亦有子姓之昭穆而竝存于宗廟之中乃定子姓之昭穆無殊于定祖考之昭穆而不出于宗廟之禮之外由其禮以繹其意非所以序昭穆而何蓋昭穆者本從祖考以得名在各廟則左昭而右穆在太廟則南穆而北昭幽明之義也故附必以班尸必以孫而使昭不混穆穆不混昭者上下有常固合都宮而成秩乃序昭穆者更由子姓以起義昭繼以穆而穆之後更有昭穆間以昭而昭之後又有穆父子之倫也故就列異

其行賜爵分其等而使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者尊卑不紊尤因入廟而加嚴武周于此見遠近之別焉見長幼之殊焉見親疏之殺焉蓋仰承者七廟之尊崇旁列者天潢之蹌濟而一以昭穆序之則凡在昭穆者皆得與于祭所爲繫姓綴食以聯其情且各爲昭穆者無敢越其班所爲別嫌明微以定其分余謂定其分聯其情亦即傅錦泉文中族繁則易亂世遠則易疏之義耳

天下英才

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猶施伯謂管子曰天下才司馬懿謂諸葛武侯曰天下奇才也云爾若集註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便說似王天下矣

今日舉百鈞

前輩說亦有發人所不到處謂孟子忽舉百鈞人情難推蓋言人之不爲非不能只宜取喻於徐行後長方與前爲長者折枝一例不宜取喻於力人皆可以爲堯舜不聞人皆可以爲烏獲也言辭小失正不必爲孟子諱

仁者無不愛二句

顧云二句孟子原以急親賢爲急當務故下節只說不知務可見論仁即是論知無二項也此等須融會章旨始得者何吧瞻曰何待看下節上云當務之爲

急本題云急親賢之爲務語脈正相承故許解二句文起講云善治天下者則莫不有所務矣而當務之急孰急於親賢此非知者不能知也亦非仁者不能行蓋自古稱至仁固從大知中出也

湯居亳與葛爲鄰

太平寰宇記亳城在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春秋莊公十二年宋公子御說奔亳孟子云湯居亳與葛伯爲鄰今寧陵縣北十五里有葛城相去八十里

云乎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此外惟公羊莊公二十四年傳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殿修云乎何休註曰云乎

辭也

周公弟也二句

朱子曰想見武庚日夜去說誘三叔以為周公弟也却在周作宰相管叔兄也却出監商故管叔生起不肖之心如此

或問子產章

艾千子評張元或問子產章云閒閒開說似史三小傳汪鈍翁駁之云史記兩人合傳如蘆藺范蔡之類三人合傳如田竇灌夫之類甚至十一人合傳如酷吏之類無有不穿敘者其他如孟荀如屈賈如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無事可穿則用文章聯絡之若一篇

中每人閒閒開說者甚少後進讀書當白出手眼萬勿隨人脚跟也

公孫拔

何屺瞻云公孫拔釋文作皮八反王厚齋謂集註蓋傳寫之誤明初人不加是正今毛氏所開十三經中并孔註反改為枝矣是可一拊掌也

誦詩

聞湛園記曰孔子曰誦詩孟子亦曰誦詩誦之者抑揚高下其聲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其貞淫邪正憂樂之不同然後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也而入於耳而感於心其精微之極至於降鬼神致

百物莫不由此而樂之盛衰莫逾焉當時教人誦詩必各有其度數節奏而今不傳矣詩之度數節奏既失則八音之器雖設亦具文耳於是後之說詩者泛泛焉無所主而求之文字之間其說支離畔散理義多而性情少此詩之所以益亡也

子游子夏

按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纔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既以文學名

檇棘

孟子集註檇棘小棗非也案爾雅檇酸棗說文棘小棗惟詩詁方合而一之實酸者爲檇棘然亦曰酸棗非小棗也趙岐註檇棘小棘所謂酸棗是也

舜禹益避位

蘇子由古史疑舜禹益避位之說爲妄孟子或問亦嘗辯之然不及所作餘論爲尤精愚故備錄焉朱子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辯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

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  
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  
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  
之而幸其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  
不避而強取之乃爲逆儼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  
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  
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  
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  
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于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  
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  
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  
子蓋賢共伯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  
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  
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  
也乃欲以是而言聖賢之事其誤甚矣

序說註趙氏曰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以爲孟子云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云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與春秋無義戰春秋  
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  
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愚謂

是固然矣然終未及孟子之知禮請舉孟子之知禮者當以何語人多未應愚曰觀任人有問屋廬子一章可謂知禮者莫如孟子矣

狗彘食人食二句

昔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權道豈知常平蓋古制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贊作歛是也夫豐歲不歛饑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愚謂從此看出常平法可謂妙解然苦未確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予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即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註所謂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者耳

正不必泥班志

徐氏曰下士二句

集註徐氏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按禮王制曰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云云又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中士倍下士云云可見下士之祿有定數不比庶人在官者受祿於官其祿之多寡則視事之煩簡也至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此自斷圭田而言朱子引入此註中似誤甚

牽牛章

少時曾閱四書手評孟子牽牛章一篇又曰此篇得



力從哀公問政章來問政章結穴在一誠字有許多  
含蓄頓挫如前說五達道三達德却下一句所以行  
之者一也便任後說九經又下一句所以行之者一  
也便任更特起峰巒添出凡事豫則立一節然後從  
獲上信友一路推出誠字牽牛章前後兩箇則盡反  
其本矣及贊嘆明君制民之產處正與相似特聖人  
規模氣象又不同耳然作用才情到孟子方發皇精  
采學致君者當以孟子此篇為本

今茲未能

茲年也左傳僖十六年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  
杜註云今茲此歲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史

記蘇秦傳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後漢明帝紀  
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劉敬叔異苑太康二  
年冬鶴言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按趙註亦云今  
年未能盡去

易耨

趙氏注易耨芸苗令簡易也愚謂即朱虛侯劉章為  
高后言田立苗欲疏之意與上深耕字相對趙說為  
長按呂氏春秋載后稷曰耨柄尺此其  
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亦此意  
巫匠亦然

漢書刑法志引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  
之利在於人死也即孟子巫匠亦然意又云今治獄  
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是豈術驅之乎抑法使之然

嗟乎柰何治天下而用此等法哉

昔者

昔者有昨日解無前日解解之自樂正子章始非也  
趙氏註謂昔者往也數日之間也尤非蓋昔者仍昨  
日耳弟子於先生自宜朝至而朝見暮至而暮見越  
翼日已不恭豈有樂正子而至遲三日者乎猶不自  
覺乎

孟子將朝王

古者雞鳴而起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以知孟  
子將朝王蓋雞鳴之後辨色之前朝將之朝則日出  
時也愚初解如此復閱趙註云寡人若就孟子之館

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以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

視朝因得見孟子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視朝內

仍帶有力疾不得已之意頗妙不然既惡寒大廷之

上與道塗奚別焉而為此日出視朝之常語邪案此

字當讀任齊王以孟子肯來朝方視朝不然仍以疾

罷語頗婉切孟子則不悅其來召以疾辭語頗直切

一事可想  
五伯

昔聞前輩所論蓋謂五伯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杜元

凱註左傳成二年者是昆吾大彭豳有春秋之五伯

趙臺卿註孟子五霸章是今集註竝列二說而無折

衷非是當止存趙註蓋孟子止就東周後言之而以

桓為盛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伯更起者也然前人欲去宋襄而進句踐亦未允襄雖未成霸然當時以其有志承桓故竝數為五有是稱謂云爾豈惟趙氏即董仲舒亦云然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伯夫惟宋襄輩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然句踐也霸且不出仲尼後哉

### 孟子置博士

趙歧序孟子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朱子謂此事在漢書并無可考愚謂漢書固有是說但未見儒林傳不觀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乎書云孝文世尚

書初出於屋壁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宮為置博士諸子傳說即孟子等書也後罷之則以董仲舒對策專崇六藝云

案皮日休亦云漢得孟子置博士以專其學

### 讒諂面諛

閱四書日錄曰與諸生論讒諂面諛四字面諛者稱譽順從而已諂則加甚焉卑污曲媚無廉恥矣讒則又甚焉亂是非排忠良害人誤國矣然其端皆自面諛始人只一好人順已流弊便無所不至其在己身也初好面諛久之性習驕恣好諂矣又久之蒙蔽昏昧好讒矣其在眾人也初面諛者得售聞風而諂者

來矣諂者得售聞風而讒者來矣其在一人也初投  
我而以諛我安其諛而彼更進其諂矣我安其諂而  
彼更進其讒矣此皆人已必至之勢故君子慎其端  
焉或問何以不言面諛諂曰讒諂面諛其猶恆言  
天下國家之義乎

東里

東里子產當補註曰列禦寇稱東里多才其被子產  
之流風乎

奄飛廉

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夸之北成王初猶與三監淮夸  
徐戎竝叛至復與淮夸叛故書數其罪至于再至于

三蓋奄夸也秦本紀柏翳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夸狄  
中濶在西戎實生蜚廉則飛廉亦夸也當於周公相  
武王節註出以爲下文兼之張本

子見南子節

金仁山曰按聖人道大德全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  
可見之禮彼之不善我何與焉而此意有難以明言  
者蓋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且此  
行也在聖人則可苟明言其爲可則側媚由徑之人  
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以  
天何也夫事一也而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  
亦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無

不可彼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哉聖人指天以為誓欲學者知反此心也見南子禮之所有故孔子可以久則久為次乘禮之所無故孔子可以速則速雖然孔子去魯為女樂也而以膳肉去孔子去衛為次乘也而以問陳行皆不欲招其君之惡而以微罪行爾此夫子義之盡而仁之至也

曾西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曾西注以為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鬬宜申公子

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愚謂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為兄亦然

問津

水經注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註宜採入

今之樂由古之樂

或謂愚子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為歡樂之樂但古之樂三字別未見愚曰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非與因憶韓文考異送孟東野序三子者之鳴信善矣下朱子曰方本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蓋左傳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公似偶用此

語朱子之博極羣書而復細緻如此  
而居堯之宮

講四書隨筆曰陸德明論語音之失曰北人則而如  
靡異今經傳中多有之孟子而居堯之宮而當作如  
小雅綢直如髮如當作而是也  
不挾兄弟而友

閱四書日錄曰與諸生論不挾兄弟而友可見兄弟  
不但天倫樂事亦是勢利妙物竟與長貴一般可挾  
阿柴折箭之喻最爲明確

五畝之宅

講四書隨筆曰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受宅二畝  
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說之極不通者古今皆習聞  
而莫知其非可笑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八  
十一爲方一里者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爲九百畝以  
八十一倍筭不過七萬二千九百畝耳其中有王宮  
有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涂濶  
九軌又六卿以至於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  
而下至於上中下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  
適子之館兮者又有賓館神祠作坊倉庫獄囚以上  
諸項處於王國之中必三分去二所存不過二三萬  
畝耳而六卿之民已七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  
即人受半畝勢必不給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

屨而為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參觀之足知二畝  
半之說為妄矣以今世數目驗之民有地二十步便  
可造屋三四間足以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  
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必容十餘家也愚案  
此說煞是可疑存之以待博雅君子案古者步百為  
畝古之百畝為  
今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則古之五畝僅當今二畝  
零二十步耳仲恭似未曉此又案步有二義一舉足  
曰步司馬法六尺為步仲恭有地二十步乃一舉足  
步之步非古司馬法田用司馬法建步立晦正其經  
界見漢  
食貨志

集註援引多誤

按張南軒有言為治者多不本於學而為道者反不  
涉於事說者謂括盡漢以來俗吏儒生之病余謂儒  
生不獨如是即生平所撰之傳評一涉事援引多誤  
朱子猶不能免故余少嘗習集註時心生疑議今老  
矣當為世歷數之如季文子實始專國不待武子蘧  
伯玉不對而出無關甯殖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  
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陽敗魏亡八邑  
而非七邑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餘當作一孔子  
卒至孟子遊梁百四十餘年餘當作四自文武至此  
七百餘年當作八百五十年程子生乎千四百年後  
當作千三百四十餘年定公十三年去魯三當作四  
哀公之十年自楚十當作六勞心四句皆古語四當  
作六梁惠上下本一篇一譌作二七尺曰仞用包咸

說柰與趙歧八尺曰仍不合二十兩為鎰用趙歧說  
柰與國語二十四兩為鎰不合六尺之孤謂年十五  
今但曰幼五尺之童謂年十歲今但曰幼小不衣冠  
處譌說苑而為家語農家者流譌班固而為史遷至  
于文武改文武而為文王行年五十同六十而為莊  
周先發後聞胡傳原非謂仲尼練冠縗緣儀禮何曾  
以嫡母滅夏后相乃寒況而非羿去魯司寇則適衛  
而非齊蹇頽之頽謂鼻莖析枝之枝謂肢體北牖宜  
依儀禮牖作墉麻衣宜依儀禮上增麻畫邑宜依史  
記為畫滌河宜依爾雅為繫沂水之內無溫泉魯城  
之東無高山史魚史氏也非官名桡下惠桡下食邑  
也非居周公以聖人為兄弟所宗故曰宗國云為長  
者非虞仲非仲雍為句吳君長者故曰逸民疑別一  
人是曹交以國為氏非君弟也惠公小國之君非費  
邑也盈之為戴不勝字勝音升見孫氏疏公叔文子  
為公孫拔寫作枝見陸氏釋文儲子齊人也與後齊  
相也幾二人所從學琴者本衛師襄子乃二人敬叔  
弟也非懿子之兄顓臾近也非遠人之謂盤沐浴之  
盤本孔疏何如用韋昭註槃承盥器邑有先君之廟  
曰都本左傳何如用毛萇詩傳下邑曰都磯石激水  
改作水激石非蓀芸田器相承為竹器非毛老也見  
周禮非髮色之謂胖大也見鄭註非安舒之謂厲者



辭之確厲嚴正也字訓無確義也辭者說之詳辭亦說也古語不厭複也戟有枝兵戈平頭戟其器各別不得即以戈作戟解麋澤獸陰鹿山獸陽其類各別不得如鴻雁作大小解符節本二不盡以玉爲之輅名起虞不待至商有之中庸帑指子孫孟子帑指妻于此隨文解之爲得楚辭幼艾指女色戰國策幼艾指男色義與此同烏乎同中庸期月指一月論語期昔者亦指昨日忽易作前日失之莊子引墨生不歌於治喪何與列子引伯成子高於楊朱何與宰我短喪章已止也齊宣短喪章已猶止也猶字不必子謂

子貢章愈勝也子貢問師章愈猶勝也猶字不必未信以爲厲已厲猶病也厲民而以自養厲病也猶字不可省民之從之也輕輕猶易也輕千里告以善輕易也猶字不可省杠方橋也方字宜衍蹠草履也草字宜衍何事非君宜註前不宜註後擇不處仁何註孟異乎註論散宜爲古二字之氏非名宜生子叔爲魯文公之族自宜註出不害非告子之名叔父豈微子之誤以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其氏謂施發語聲非至子夏氏卜子禽氏陳子游氏言子貢氏端木子張氏顏孫子華氏公西皆非姓古男子無稱姓者獨不聞乎甚至有明明姓可考而仍以氏作姓總緣

不識姓與氏之別若令尹子文姓不曰芊而曰鬬齊  
宣王之姓不曰媯而曰田是也

四書釋地三續終

男詠

訓愨

議畧

孫男學翼

學林

學丹

學機

學樹

學麟

學柵

學陽

學炳

學至仝較

會孫大衍

大文

續會

元孫長庚重錄

不識姓與氏之列若命于文 示系母氏重姓

直王之姓不曰姓而曰田是也 懽會

大文

四書釋地三續 會經大論

學至全錄

男 詠學歌

訓意學圖

談學學林

孫男學類

學樹

學樹

### 四書釋地跋

實明 治庚午初夏

三四布衣之士 加藤某借閱

嘗讀邶風出宿于干飲饑于言鄭箋

云猶沛福未聞遠近同異而困學紀

聞引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何

孔疏亦未之及也及讀圖百詩先生四

書釋地以爾雅周禮解華嶽二山

家為明確而鄭注孔疏俱未之也先  
生之學實與伯厚尚書後先競美  
釋地凡三續為帙四學去或不覩其  
全丁小正進士為重刻之並孟子生  
卒年月考凡五卷間以示予進士博  
學鈞稽今之百詩也竊謂朱子教人

必先格物讀書者參異同以求其安  
是格物之一也商先生於梁惠王年世  
信史記而不信竹書故與集注秦楚  
戰事不合此不妨各存一說未知小正  
以為何如也乾隆丁未二月朔六興朱  
珪識於浙江學使者署

寬政庚午

